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原创之星

塔校故事

李学斌◎著

ZHONGGUODANGDAIERTONGWENXUEYUANCHUANGZHIXING
TAXIAOGUSHI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原创之星

HONGGUODANGDAIERTONGWENXUEYUANCHUANGZBIXING
T A X I A O G U S H I

塔校故事

李学斌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ZHONGGUODANGDAIERTONGWENXUE
YUANCHUANGZHIXING
TAXIAOGUSH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塔校故事 / 李学斌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1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原创之星)

ISBN 978-7-5007-9502-5

I. ①塔… II. ①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9251 号

TAXIAO GUSHI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原创之星)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缪惟	美术编辑: 缪惟
本书策划: 缪惟 高秀华	装帧设计: 缪惟 潘宏伟
责任编辑: 缪惟 高秀华 赵蕴	责任校对: 永通校对公司
插图: 范晔文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 //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 × 1010 1/16 印张: 10.25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90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ISBN 978-7-5007-9502-5 定价: 19.8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目录

CONTENTS

1、塔校在秀树眼睛里荡漾	1
2、初进塔镇	6
3、塔校风情	12
4、舞林大会	18
5、谁是我的青梅竹马	25
6、再见了，《荷塘月色》	41
7、我是王子我怕谁	47
8、“卧谈会”	53
9、谢道长	62
10、单鼓传奇	69
11、少丰琪的风花雪月	76
12、老权，你悠着点儿	95
13、奇人张老	105
14、青春派对	112
15、贺丰卡和秀树的决心	119
16、永远的风景	131
17、大串联（尾声）	141
走出麦地的人	145

塔校在秀树眼睛里荡漾

1

开学第一天，报到完毕，自由活动。塔校同学进入“放羊时间”。

于是，高一新生们把自己“放”得到处都是。走廊里、操场上、花坛边、小树林里，全是三五成群、四六成对，唧唧喳喳、呼朋引伴的“羊”们。

秀树不想凑热闹，就抱着新发的课本，径直往宿舍走去。路过家属区，听到有人在叫：“李秀树，李秀树！”回头一看，是初三时的同桌牛胜利。秀树站住了。

牛胜利挥舞着一副乒乓球拍跑过来。

这是个长得很阳光的家伙，白皙的肤色，挺拔的身材，远远看去，还真有几分“玉树临风”的样子。每次看到他一脸灿烂地在人群中上蹿下跳、高谈阔论，秀树心里都会隐隐地有些嫉妒、有些失落。因为在人群里，秀树属于容易被人忽略或遗忘的一类。

“走，陪我打会儿乒乓球！”牛胜利一手挥舞着乒乓球拍，一手来拉

秀树的袖子。不远处，一溜儿排开的几张水泥乒乓球台子边，好几对业余选手在捉对厮杀。

“你去打吧。我不想去！”秀树往旁边一闪，躲开了。

“你小子搭错筋了？刚开学就垂头丧气干什么？走吧，走吧，乐呵乐呵！”帅男生不屈不挠，又伸手来拽。

“我真的不想去。待会儿还要上街买东西！”秀树一脸难色。

“真 TMD 扫兴！”胜利白了秀树一眼，骂了句脏话，扭头走开了。

秀树抬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举步继续往宿舍走去。

他不怪牛胜利骂脏话。自己现在的心情确实有些反常。要放在平时，他早乐颠颠接拍过去了。可今天不行，没心情。今天的秀树不是真实的秀树。

真实的秀树是个爱玩儿的人。尽管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喜好，但是不管什么玩法，他都能像模像样地对付几下，是那种“万斤油”类型的男生。所以，初中时，不管男生、女生，但凡集体活动，不管哪一方缺人，大家都会想到拉他去凑数。而且，秀树也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每次都是有求必应。

前面就是宿舍区了，秀树把怀里的书换了手，抱得舒服些，然后，顺着门牌号，一路找过去。

到了。白底红色的“5”在油漆斑驳的门上醒目地立着。门里面传来说话声。秀树侧转身，用胳膊肘轻轻推开门。

进门的瞬间，他愣住了，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跑错了地方。早就听说塔校的住宿条件很差，基本上和“农民工”一个级别，等到亲眼看到，秀树还是不大不小地吃了一惊。

宿舍倒是很宽敞，但实在是有几分破败，看得出是由废旧教室改建的。北面两扇窗户用水泥、砖头封住了，粉刷了新涂料，颜色和周围反差明显，就像旧衣服上缝上了两块新补丁。

里面靠墙，是一字排开的三角铁焊制的双层大通铺。每层有十几个铺位。两架窄窄的床梯连接着地面和二层铺位。

几个男生已经捷足先登，占据了位置最好的床铺。余下次好的位置，也已经放上了铺盖、脸盆、藤箱、书籍等物品。更有甚者，底铺一个位置上，不知谁的一双旧皮鞋也派上用场，像两条凶蛮的鳄鱼，张着大嘴，耀武扬威地替还没有露面的主人守卫着地盘。

秀树站在门边，没有动，眼睛上下搜寻着，寻找还没有被预定的床位。

终于，在上铺左侧紧挨墙壁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个还没有被圈走的位置。瘦子挨墙睡，胖子挨娘睡。就是它了，秀树心里默念。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快步走过去，踮起脚尖，把手里的书一股脑儿都放在白光光的床板上。

旁边，一个瘦猴样的男生呱呱笑着，身手很敏捷的样子，在窄窄的床梯上爬上爬下，一边铺褥子、叠被子，一边招呼底下的人给他往上递东西。也真难为他了，报到还不到半天，就这么熟了。看那亲热的样子，根本不像是才见面的新同学，倒像是从小光屁股玩大的伙伴。

秀树思忖着要不要也爬上去。现在，他的床铺是二层靠西墙的最里面。偏安一隅，自得其乐。这样的格局倒是很对他的胃口。不过，因为是连体的大通铺，所以，秀树要上到自己的床上，就必须翻山越岭——先爬上小床梯，然后再佝偻着身子，跨过一、二、三、四个粗细高矮、

“泥体横陈”的身体，才能到达自己的领地。当然了，也可以不这样做。

有个很酷、很潇洒的办法。秀树已经看出来了。其实很简单，就是站在地上正对自己床铺的地方，半蹲下身体，双手从肩上向后抓住二层的床沿儿，悬起身体，嗨哟一声，身体从前往后翻转过去，正好落在自己的床上……

这个动作需要有过人的臂力和足够的自信才能完成，最好是一次成功。这对秀树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只不过，他现在不想出这个风头。

正愣神，一个大块头男生推门进来了，四下张望着，口里叫道：“弟兄们，抓紧了，下午三点，教务处要来检查卫生！”

说着话，大块头从眼角斜睨了秀树一眼：“你也是高一（4）班的吧。别傻站着啦，赶快收拾吧。”

“我的铺盖还没有送到。到了，我自然会收拾。”秀树眼睛看着别处，淡淡地说。拎起床上的黄书包，转身往外走。到了门边，大块头往旁边让了让，秀树侧身出来了，随手带上门，把一屋喧闹关在了里面。

现在，他正穿过喧嚣的大操场，一边往外走，一边四下观望。

校园里阳光明媚，彩旗飘扬，到处是人，到处是随地停放的自行车。大喇叭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反复播放着“致新生欢迎词”，让人想起百货商场打折降价出血甩卖的拉客广告。不远处的篮球场上，几个男生正热火朝天、挥汗如雨地打着半场比赛。

一辆吉普车迎面开来。秀树收回目光，赶紧往一边闪躲。吉普车腾起一阵尘烟，过去了。秀树埋下头，继续朝外走，心里依然忐忑着。

前面，校门到了。直到现在，秀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他不知道，选择到塔校上高中是不是一个错误。

就在昨天晚上，表哥在电话里还痛骂了他一顿。本来，爸爸已经让表哥托人给秀树在农场中学报了名，就差入学报到了。可鬼使神差，他还是来到了塔校，这怎么能不让表哥生气呢？天知道，表哥为帮秀树在农场中学初三插班复读花了多少心思、费了多少唇舌。说到底，表哥还不是为自己好！就像他数落秀树的：到底是复读初三还是上塔校高中，终究都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清楚。农场中学的初三复读班是全区最有名的，升学率接近百分之百。而你那个塔校呢，可是全区出了名的烂校，连续三年高考“剃光头”，只有脑子进水的家伙，才会想到去读塔校高中！

秀树没有吱声。他很惶惑。心底里，他觉得表哥说得是对的。塔校是个百里挑一、千里闻名的烂校。读三年，结果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无所获。到时花钱不说，时间、精力也全打了水漂儿，还牵连父母、家人戴上“愁帽子”，到那个时候，自己可就真成了“难过先生”了。

可是，不读高中，就这样去复读，去上个中专，将来顶多做个头戴安全帽，在车间、工地忙忙碌碌的技术工人，他怎么能甘心！再说，牛胜利、米老三、张里头几个初中伙伴都上塔校高中了，只有自己去复读初三。凭什么？他们又不比自己多长一个脑袋。想想就觉得郁闷。

还有霞子。她会怎么想？会不会因此更加瞧不起自己？

就这样左思右想。末了，秀树咬咬牙，横横心。觉得在这件事上，还是要快刀斩乱麻。管他是脑子进水，还是神经搭错，先上了塔校再说。连霞子那么优秀的女孩子都上了，自己这个“半瓶子醋”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大不了三年读不出名堂，卷起铺盖，到南方打工去。

这么一想，他的心里倒安定下来了。

初进塔镇

2

走在塔镇街头，第一次亲密接触，秀树总算对塔镇有了直观的印象。以前，塔镇的热闹和繁华总是在爸爸和哥哥的嘴巴里。

塔镇是个典型的西部小镇。东西两道土街，南北一条马路。全镇统共也就三四十家商场店铺，三五千人口，分布在方圆不到两平方公里的街镇上。

秀树听爸爸说起过，塔镇的居民有一半是外来户，而且大多是从江浙一带迁徙来的货郎、商贩、木工、鞋匠、裁缝、厨子。许多年以前，他们从家乡辗转而来，本想在这里中转落脚，继续西行，沿丝绸之路，追寻商贾大梦的。不想中途稍做停留后，恍然发现：塔镇不就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吗，还到别处折腾什么？于是纷纷撤下继续远道迁徙的念头，就此定居下来，繁衍后代，休养生息，渐渐孕育出塔镇喧嚣而生动的一方街镇生活。

不管过去的岁月如何峥嵘，至少在秀树看来，塔镇眼下的繁华还是

自有其道理的。这里是南来北往、东渡西迁的交通要道。向东十里，是富甲一方的黄水河；向西二十里，是巍峨旖旎的青峒山。与此同时，一条横贯南北的109国道从塔镇穿越而过，成为贯通内外的大动脉。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塔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老一辈人说，当年抗日名将吉鸿昌率军抗击日寇，就曾驻扎在这里……

塔镇也是四乡八寨的土特产贸易集散地。每到集市，不足两里长的塔街上人头攒动，声浪嘈杂，别有一番繁华景象。经年累月，凡此种种，使这个很不起眼的西北小镇不经意间，竟成为了雄视方圆百里的经济贸易中心。

当然了，仅仅如此，还不能说明塔镇的好处。秀树早有耳闻，塔镇之所以名扬四方，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它拥有举世无双的三样宝贝。

宝贝之一为宝塔。宝塔坐落于塔镇东一公里外的柳阴丛中。说来塔镇就是因塔成名，因塔成镇。古塔一柱擎天，成为当地一大景观。宝塔风水盘踞，威震四方八寨。但凡初次到塔镇来的人，有搞不清塔镇地理方位的，路人就会指点：你就冲着那宝塔的方向走。有此典故，塔镇人习惯于称“塔”为宝塔。

关于宝塔，还有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很早以前，塔镇所在地区有三个妖精。一个是“黑龙沟”的黑龙，一个是“蛟龙口”的蛟龙，还有一个是“白虎洞”的白虎，三个妖精常常伤人害畜，逼得当地百姓没法生活。传说南海有尊善神，他知道了这件事，很同情百姓们的遭遇，就想从万里之外架起一座镇妖塔，迁到青峒山北端的当武山上，作为镇妖宝塔，以法力降伏三妖，给当地百姓免除灾祸。善神做事一贯当机立断，雷厉风行。于是仅靠一己之力，

塔校

故事 | TAXIAOGUSHI

架起镇妖宝塔，从南向北而来。当日宿夜行走了九九八十一天之后，好不容易才抵达塔镇地界。此时已经是五更天，千里迢迢，宝塔走得疲惫不堪，只好降了降塔身，问一位正在借着月光犁田的农夫：“大哥，到北当武庙怎么个走法？还有多远？”犁田人抬头一瞧，只见一个高大的黑汉子，像个巨塔似的站在他的面前问话，不觉心生疑窦，以为是妖精，口里回答着：“一直向西北，还远着呢。”暗地里却趁宝塔不留神，使出浑身力气，拦腰就是一鞭子，只听“咔嚓”一声巨响，这一鞭子正好抽到塔身上，顷刻间，黑塔被硬生生拦腰抽成两截。一截塔基“刷”地向南飞去，落在了一个叫王澄堡的地方，人称王澄堡塔。而塔尖则落在当地，据说当时，此地归属田州，于是，塔因地名而命名为田州古塔，地因塔名，此地就叫塔镇。

另据说，自从宝塔落驻当地，一贯兴风作浪、残暴成性的三个妖精就再也不敢出来残害百姓。从此，百姓们安居乐业，塔镇也开始年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成为富甲一方的重镇。

由此，塔镇百姓更加厚待宝塔。每年春夏之交，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塔仪式；秋冬之时，再行告慰天地的祭塔庙会。每每引得塔镇周围的善男信女提粥携浆，逶迤而来，锣鼓喧天，鼓乐齐鸣，场景蔚为壮观。因为在当地百姓看来，塔镇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繁华，全仗宝塔聚宝，宝寺祈福。而任何怠慢宝塔的举动，都被视为不忠不孝、大逆不道，都会遭受人们的唾弃乃至惩罚。

塔镇第二宝为回民小吃。

塔镇是回族居住区，居民中三分之一为回族。于是乎，一到集市，空气中便氤氲出一股浓淡相宜的羊肉味。长长一条街，各种小吃店更是

一字排开，鳞次栉比。回民小吃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油炸面食，品种花样极其繁多，什么油饼、馓子、麻花、花子、油鼓、丸子、夹板等，色泽鲜润，口感上佳，沿街陈列，大有琳琅满目之感；二是以羊肉泡馍、牛肉汤、手抓排、烤全羊等牛羊肉当家的风味肉食。塔镇的羊肉宴天下闻名，举世无双。这里的羊肉肉质鲜美、嫩滑爽口，配以特殊的作料，膻味尽除，肉香四溢。据说，塔镇滴香斋的大厨可以用未足半岁的童羊、童牛烹制出二三十道大菜，俗称“牛羊全席”。这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爆炒羊羔肉和羊肉臊子面。常有来自省城的国内外宾客，驱车几百里，慕名到塔镇来享受美味。

对塔镇的独特风味，秀树神往已久。早在上小学的时候，许多次爸爸赶集回来，就不时在饭桌上说起塔镇的美味小吃。每每引得秀树和哥哥馋涎欲滴。好在爸爸还算体谅儿子们的馋思，此次一番铺垫渲染，下回上街赶集，等卖完扫把、柳筐之类编货，总能捎带买回一些酿皮、麻花、肉串、油饼让家人品尝，吃得秀树哥俩眉开眼笑之后，也把塔镇的好处牢牢记在了心里。

可是，爸爸却禁止秀树一个人到塔镇来。理由有二：一是塔镇外乡人汇集，江浙一带来的“侬子”很多，刁蛮之风盛行，小孩子家不小心遇上奸邪之人，或被拐买，或被欺诈，那可就惨了；二是塔镇虽富甲一方，但近期读书风气甚坏，唯一的“高等学府”塔校年年高考红灯高挂、光头锃亮。塔校学生中，也多游手好闲之徒、寻衅生事之辈，怕他夹杂其中，不免沾染陋习晦气。

看到父亲每每言之凿凿、语重心长，秀树对塔镇虽偶有向往之心，却也不敢擅自前往“探班”。现如今，他竟然不顾父亲和表哥的劝阻，

一意孤行，坚持到塔校读书，也算是圆了他一个小小的夙愿。

此刻，秀树站在塔镇街头，深深呼吸着塔镇芬芳而腐乱的空气，先前的失落和恍惚竟然渐渐淡去。

塔镇第三宝为塔校。

塔校位于塔镇的最南端。穿过塔镇青石板铺就的道路，再跨过一座叫南门桥的年代久远的双眼石拱桥，就可以看见塔校学生食堂的黑烟囟了。

历史上，塔校确实堪称塔镇一宝。曾几何时，塔校那几栋红砖绿瓦的大教室，在当地人眼里是很有几分庄重神秘色彩的。据老一辈人说，当年的塔校，真可谓群贤毕集，英才辈出，名扬四方，威风八面。但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美人迟暮，英雄气短，“风流全被雨打风吹去”。如今再说“塔校”为“塔镇一宝”，无异于阿Q当众自诩：老子当初比你阔多啦！这岂不是在当面揭开塔镇人心头的旧伤疤？这也成为塔镇以外，邻近县市那些油头粉面的莘莘学子们取笑塔校的靶子。没办法，有道是：虎落平阳遭犬戏，龙游浅水受虾欺。谁让塔校落败到今日这般田地呢？

细说起来，塔校为外界所诟病的，不仅仅是它一落千丈的升学率，还有“特色浓郁”的食堂饮食和散漫无羁的校风、学风。

关于这一点，秀树曾听到过一首流传四方的顺口溜：

踏上塔镇南门桥坡，看见塔校的黑锅。添水一大锅，下米十八颗，青菜萝卜煮，喂猪都不如。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说的“添水一大锅，下米十八颗”是绝对的夸张和调侃，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污蔑和陷害，意在混淆视听，毁坏塔校名誉。因为按照爸爸的说法，即使在情况最为艰苦的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甚至是当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种“添水一大锅，下米十八颗”的生活也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谁又能否认绝对的夸张当中存在着相对的真实呢？事实是，因为有了这首源远流长的顺口溜，塔校从此之后除了升学率极低之外，还背上了学生食堂伙食差的恶名。这让每一个来到塔校就读的莘莘学子在踏进塔校大门的瞬间，都满怀怅惘失落之感。

好在秀树对此并不是很在意。他想，都是人，别人能对付，自己又有什么不可以？更何况，到塔校读书，是他自己百般权衡、千般考虑的选择。即使是烂泥塘、废井坑，他也认了，怨不得别人！

话虽如此，即将到来的塔校生活在秀树看来，依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塔校风情

3

其实，秀树完全用不着焦急。

从第二天早晨起床开始，塔校古香古韵、经年不变的生活，就在他的面前铺展开了一幅色彩斑斓、奇异迷离的画卷。这可让秀树大大开了一回眼界。

首先是排队买饭和进餐。

塔校食堂是由两间废弃不用的旧仓库改建而成的。长期的烟熏火燎，使得里面的气象比老电影里的战地防空洞好不了多少。只留两个打饭窗口，一个回民，一个汉民，男女生混杂在一起。一到开饭时间，就听食堂门口老柳树上吊着的半截铁轨一阵脆响，霎时间，蓝白、黑黄两色校服遮身的学生们蝗虫一样从各个方向急奔而来。转眼工夫，两条色彩纷呈的长龙从塔校食堂窗口逶迤而去，场面蔚为壮观。

此时，食堂里面白衣白帽腰系围裙的大师傅就显得格外神气，面色沉静宛如稳坐军帐中的诸葛军师，从黑洞洞的窗口一眼望去，见得长龙

阵已然列好，于是操起硕大的饭勺，锅沿上猛地一敲，嘴里长啸一声：“开饭了！”

顿时，窗里窗外，锅碗瓢盆丁零当啷一阵交响，开始有男女塔校同学从队伍的最前线端出盛满了米饭、面条的饭盒或搪瓷大碗来，沿着长龙阵一路走下去，正排着队的男生们就急不可耐地伸了脖子过去，仔细打探今天伙食的具体花样、菜色。一看之下，顿时发出不约而同的一声惋叹：“唉——”

有高二高三的学长、学姐马上一语道破：又是土豆、萝卜、青菜，已经三天不闻肉味啦！再如此，陈胜、吴广可要跳出来，揭竿而起啦！嘴里发着豪言壮语，单薄的躯体却岿然不动。摇摇头，耐住性子，继续往下排。没办法，民以食为天，天以民为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吃饭，而肚子这时候也像了解主人心思似的开始咕咕咕闹腾得更凶了。

买好饭后，大家就自由组合，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找块儿干净一些的地方，边聊边吃。餐厅是有的，可桌椅数量严重亏缺，于是，一半的人只能露天进食。每逢此时，真可谓塔校的一大风景。只见校园四处，到处都是端着碗、拎着盆、埋头吃饭的男女同学。站着的，蹲着的，屁股底下垫块砖头垫张报纸坐着的，各具情态。但不管何种姿态，都显得生机勃勃、气宇不凡。随后，秀树就听到有塔校女同学戏称这种进食方式为“野营”，而有个男生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什么野营？有那高雅、时髦吗？这就叫民工开饭。”

话音刚落，引来一阵哄笑。

不管怎么个称呼法，总之，秀树发现，从这天开始，只要一到开饭时间，整个塔校就都洋溢在欢畅的进餐气氛中，校园里弥漫着一层或浓